

回憶及期望

慶祝母校交通大學一百週年校慶

■ 蔣光照

一九九六年對我個人來說，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年。其中小事二件——虛度八十及建廠三十週年，不足掛齒；惟大事二件，即進交通大學六十週年及母校一百週年校慶，自應大書而特書。惜乎本人胸無點墨，只好直筆寫來，聊表對母校的懷念及企盼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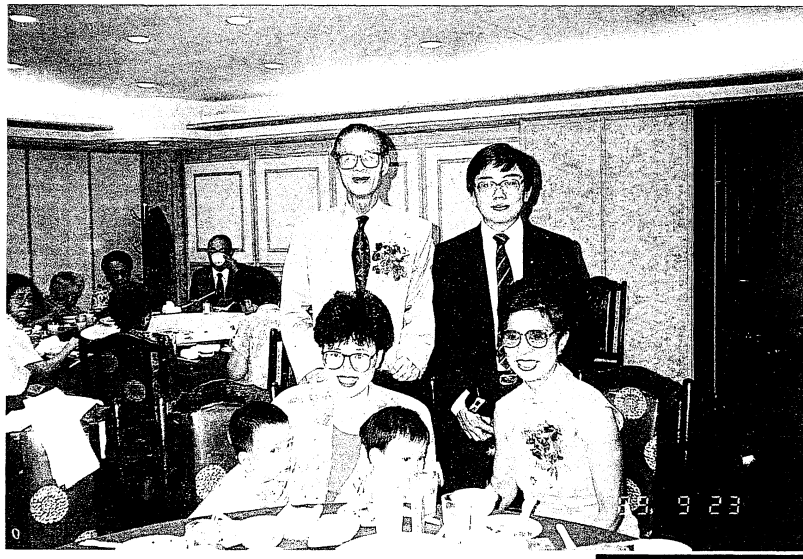
我於一九三六年僥倖考取交大，至今已有一個甲子的歲月，當時交大是全國最難考的大學，甚至比清華、北大還要難，尤其是一九三六年入學考試題目之難，以及錄取標準之高更屬空前。自一九三七年起經歷八年抗戰及隨後的連年戰亂，學校的教學多有影響。五十年代後，交大原有的理工科被拆併，如理化併給復旦，土木併到同濟等，而隨後中共又有將交大西遷西安之議，以致老交大在很大程度上被挖空了。

所以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可以說是上海交大的一個低谷時期，聲譽較前下降，和清華、北大相比差了一大截，這也是我們這些老校友最感痛惜的一段校史。所幸最近十五年間，中共政策有所改變，除西安交大也有新的發展外，上海交大仍按過去的歷史，恢復原有的科系，原有徐家匯校地已不能適應學校發展的需要，又在閔行開闢了規模較大的新校區，整個學校重新上了軌道並取得了新的發展，七、八年前已是中國大陸五所重點大學之一，換句話說，已是前五名，但不是第一、二名，和我們一九三六年入校時相比尚有不及。一九三六年進交大是建校迄今一世紀中最艱難的一級。一九四一年(因抗戰延遲一年畢業)於當時的法租界中華學藝社畢業，無畢業旅行，無畢業典禮，沒有文憑，只有證書，就草草不恭離開母校各奔前程。全體分配到內地的鐵路服務，但因交通不便，能在上海就地找到工作的都留了下來，免得受途中顛流離之苦。我由同班同學(一九四〇級)的介紹，早於畢業前半年已進了信誼藥廠，像我這樣毫無背景的人，未畢業就有了工作，在當時實屬難得。我在抗戰前一、二年念書時就想成立一個同班同學聯誼會，畢業後全體加入，找到職業後，把按月待遇的百分之一或二交給聯誼會作為互助基金，如有失業或生病者，需要幫助時就可動用基金給予補助，可惜一九三七年以後，戰亂不斷，同學間聯絡困難，這一設想也就胎死腹中。直至一九五〇年到台灣後，局勢漸趨穩定，在台交大校友會成立，總算初現曙光。一九五八年靠在美國的交大前輩校友趙曾珏、朱蘭成、楊天一等熱心校友的發起及在台校友凌前校長竹銘先生、費驊、王章清學長等共同努力，先成立交大電子研究所，並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交大工學院，一九七九年正式改名為交通大學，此後每年四月八日後的星期日舉行校慶，鐵路局有專車接送，數百校友於上午八時左右聚集在台北車站，浩浩蕩蕩一同上車去新竹，在車上可相互交談，真是美不可言。同時還可繳「友聲

」及同學會的錢，很方便。對我來說，會費及訂刊物付錢，理所當然，但我懶去郵局匯劃，亦從未去過，有人覺得匯劃方便，但我太懶就覺得不方便。但在十多年前，因過去在大陸畢業的老校友逐漸減少，鐵路局亦非交大人，沒有鐵路專車之便，而改由私家車前去新竹，我也改乘同學的便車去參加校慶，景象就不如過去熱鬧。此後我仍每年參加新竹交大校慶及畢業典禮。大陸開放後，自一九九〇年起我則每年參加四月八日上海交大的校慶，一九九四年參加了上海交大校慶再趕回台灣參加稍遲數天新竹交大校慶及紀念凌竹老百歲冥壽典禮。今年四月八日及六月二十五日我一定去上海交大，而西安、北方交大也有可能去，希望分別數年的老同學能在上海歡聚。至於美洲校友會發起每五年一次的大團圓，我自一九八〇年在BOSTON由同班同學王安主辦的大團圓開始參加，繼于一九八五年在洛杉磯加大分校及一九九〇年NEW JERSEY我都沒有缺席，我在美國無直系親屬，生意上也可不必要前去，而每五年去一次全為參加交大大團圓，一九九五年本擬在台北舉行，但因一百週年校慶之故而合併舉行了。以上就是我過去進交大及參加母校校慶及校友會的概況。

下面我想再說說對五所交大的期望。先說新竹交大，雖成立不過三十多年，當然是小老弟，但方向準確，在台灣已擠進一流大學之林，優秀的高中生有不少以考交大為第一志願，和台大、清華並駕齊驅，且因畢業生在企業中的成就回饋母校非他校可及，可說是前途無量。次說北方交大，係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改立，仍屬鐵道部，希望能在北京和清華、北大三雄鼎立。西南交大設在四川成都，前身係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四川是中國第一大省，人口有一億多，地理環境優美，學校設備很新，又有唐山交大的優良傳統，在西南應是首屈一指的了，學校亦屬鐵道部管轄，但願鐵路運行能轉虧為盈，再多給這二所交大一些經費，使之有更好的發展。再說西安交大，我也去過三次，和校長教授們有很深的交情，還有碩果僅存的趙富鑫老師，辦學研究精神很好，亦係中國大陸五所重點大學之一，惟建校不到五十年，地處西北，和「百年老店」上海交大相比在校史及地理上多少要吃點虧，籌募經費比較困難，這是事實，但不要

為此耿耿於懷，校友中也已有不少事業有成的，希望能有更多西安交大畢業的校友關心母校、幫助母校。此外，也希望校方能和上海交大密切合作，和新竹交大多聯繫。最後說上海交大，愛之深，望之切。前面說過六十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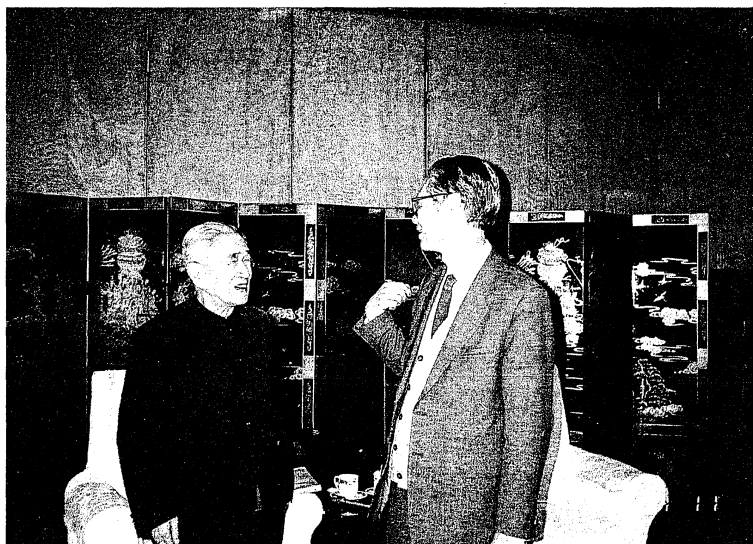
攝於一九八九年，學嫂七〇歲生日。
蔣光照學長祖孫三代全家福。

薄海騰歡賀校慶

100 YEARS

一九九〇年蔣光照學長在西安交大和趙富鑫老師
報告分別五十多年的情況。

進交大的時候是全國第一，不幸在六十年代一落千丈。四年前，我曾在台北接待過一位由上海交大介紹來找我的女士，她曾在上海交大工作，學土木工程，一口上海話，我以為她是上海交大畢業的，但她說是北京清華大學畢業的。再說她是我上海中學的學妹，問她為何不考上海交大，她



直說她考大學的年代，交大已非一流，聽後使我黯然心酸。但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交大漸復舊觀，最近十年，在翁校長等同仁努力下，急起直追，進步之快恐怕是其他大學所不及的，但要說第一則尚有距離。當然我說的第一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所謂第一不說其他，只以全國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以報考某大學為第一優先作為標準，當然這裡面有地理因素、經濟因素，也很難說是絕對的。過去四十餘年，北京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中國最有名望的大學是在北京的清華和北大。我去年十月去北大，校長就說上年度有十三位狀元考入北大，想必是很高的錄取標準。但最近幾年發展最快的都市是上海，上海市勢將成為中國大陸的第一大都市，而中國最好的大學也將重現于上海，即上海交通大學。

「交大第一，第一交大。」預祝早日實現，願共勉之。



一九九〇年，蔣光照學長出席上海交大九十四週年校慶。